

星期天夜光杯

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

速写同龄昆曲艺术家蔡正仁、岳美缇、张洵澎

◆ 毛时安

1

1954年3月1日,华东戏曲研究院,第一届昆曲训练班在华山路1448号正式开学,学员60名,这就是中国昆曲史、戏曲史上名声显赫的“昆大班”。颠沛流离于江湖的十几位绝技在身的“传”字辈昆曲名伶,如百川归海,聚汇于此,成了他们的开蒙老师。开学第一课就是“传”字辈老师演出的《白蛇传·断桥》。风雨一甲子过后,他们依然清晰地记得,看戏当晚,回到寝室,大家咿咿呀呀模仿老师做怪相的情景,前仰后合地欢笑,直到12时熄灯时分……

蔡正仁和许仙有缘。在昆大班初始,他先后演过《长生殿》丑行高力士、《麒麟阁》老生秦琼,还一度转行武生,后来居然在一群小生“许仙”中脱颖而出。他外形瘦长玉树临风,气质憨厚,得沈传芷老师悉心传授《断桥》。他自己也没想到,一下子成了众多女同学“白娘子”们心目中最有抢手的“许仙”。《断桥》是一出爱恨交加的感情戏。这个来自江南震泽小镇的少年郎许仙,看着同样不谙世事的白娘子小美女华文漪,手足无措,心都在“发抖”。老师们软硬兼施,用火柴棍撑着他们的眼帘,用手固定他们的头,让从未谈过恋爱的许仙白娘子强行成了一对舞台上的“冤家夫妻”。岂料1957年5月,汤显祖诞辰340周年,他们第一次公开演出《断桥》,舞台上,白娘子千回百转,许仙闷声不响,哑嗓了,当时的狼狈可想而知。《断桥》成了蔡正仁的“滑铁卢”。1961年上海青年京昆剧团赴香港演出,8月14日《白蛇传》蔡氏许仙惊艳亮相。殊不知演出前他又一次哑嗓,好在有惊无险,最终坚持了下来。他认为《惊变》中许仙看到白娘子醉酒现出蛇形当场慢慢倒下摔僵尸,纯粹是玩技巧,就琢磨新创了一套撩帐子、发现蛇、扔酒杯、门外跑、吓死、倒地,同样高难度的“入被窝”,在1400座的香港大会堂音乐厅赢得“满堂彩”!连演12场,一票难求。俞校长更是不吝溢美之词,高度肯定了他《上山》一段“雁过声”演唱和《逃禅》一折的表演。

岳美缇在昆大班一开始跟朱传茗先生学五旦兼青衣。朱先生当年是“仙霓社”红极一时的头牌旦角。1956年校长俞振飞和言慧珠去同济大学演出《断桥》,朱老师让她配演怒气冲冲火冒三丈的小青。她非常出色地演出了小青身上的那股“狠劲”。演出结束,俞、言两位艺术大师对她褒扬有加,“这孩子在台上不慌不忙。”过了一天,朱老师又过来开心地告诉她,深谙昆曲之道的园林学家陈从周教授写信给俞校长,说你的小青演得“恰到好处”。由此,岳美缇记住了唱戏、艺术要“恰到好处”。她还为言慧珠配演过全本《牡丹亭》的小丫鬟春香,活泼俏皮,满台生风。毕业大戏京昆合演《白蛇传》,杨春霞、李炳淑、蔡正仁、计镇华、王芝泉、刘异龙、齐淑芳……那时,岳美缇已改行女小生。《游湖》《惊变》两出戏中,华文漪扮白娘子,梁谷音扮小青,她扮许仙。岳美缇是昆大班文化课成绩最好、同学们公认的“女才子”。她按自己的想象,在舞台上塑造、展现了一个“纯厚而不傻气,淳朴且深情”的许仙。为了“惊变”中许仙见到白娘子酒后显形,她几次“硬僵尸”倒地,挫伤肩膀,咬牙坚持排练、演出。没想到,临去香港公演前夕,领导和颜悦色地找她谈话,“这次香港演出,你就不去了。”这个舞台上儒雅沉静的女小生,就这样把这个“包袱”背了半辈子,直到父亲彻底平反。我常想,多年后她将新编历史剧《司马相如》中人生跌宕起伏的西汉书生演得大放异彩,必定有着她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某些苍凉的感悟。

当年,戏校副校长是俞振飞的太太言慧珠。张洵澎出身名门,身材高挑,孤傲冷艳,长相、气质酷似言慧珠,也深得言慧珠的宠爱。她的拿手戏《牡丹亭》杜丽娘、《墙头马上》李倩君、《贩马记》李桂枝,都是言慧珠一字一句、一招一式亲自传授。但她演的《白蛇传·断桥》却是一出越剧而不是昆剧!“文革”后期,曾被“打倒”的上海越剧院院长袁雪芬,历经磨难,再度出山。袁雪芬一直把昆曲视为越剧艺术的“奶娘”,她希望复出后自己一脚雨水,一脚烂泥,满世界找来的学馆学生们,摆脱“样板戏”的套路。她第一时间找到张洵澎来教戏。不忘旧情,张洵澎又引荐了同样落难的岳美缇。袁雪芬出于对《白蛇传》的浓烈兴趣,对自己早年演出《白蛇传》的不满,还有对梅兰芳和俞振飞合演的昆曲《白蛇传·断桥》表演的神往,提出由张洵澎和言兴朋再排一出原汁原味,融合了袁(雪芬)派白娘子、徐(玉兰)派许仙、吕(瑞英)派小青,昆味浓浓的越剧《断桥》。张、言的唱腔都由袁、徐两位艺术家一字一句亲授。这出越剧《断桥》在九江路当时有2062座的人民大舞台轰动一时,成为经典绝唱。全剧画龙点睛之笔就是,白娘子青断桥遭遇许仙,白娘子一声“冤家呀”,食指指尖轻轻点到左边跪着的许仙的额角中间,许仙就势后仰倒地的瞬间,白娘子心疼,水袖一卷,即刻扶住许仙……以形写神,极其精准、细腻地表达了白娘子对许仙的爱恨交织的内心。而这一指一扶,自梅先生表演后,是由“传”字辈朱传茗先生教给昆大班的孩子们,教给梅葆玖。中国文化就在这不断的创新和传承中获得了生生不息的生命伟力。

古人说,人人握灵蛇之珠,家家抱荆山之玉。转眼草蛇灰线,趁着蛇儿冬眠的前夕,抓住蛇尾巴,再说一点和蛇年有关的人和事。

上海昆剧团藏龙卧虎,养着三条胸怀龙珠的“灵蛇”:蔡正仁、岳美缇和张洵澎,他们都是我极为敬重的昆剧表演艺术家。三人都属蛇,无巧不成书,他们都与《白蛇传》有过藕断丝连、终生难忘的记忆。

2 “则为你如花美眷,似水流年。”八十四岁的蔡正仁、岳美缇、张洵澎和昆大班所有已经成为中国戏曲国宝的艺术家,都记得开学第一天演出的除了《白蛇传·断桥》,更有第一出《牡丹亭·游园》,一个小姐、一个丫头,拿着扇子,曲曲折折穿过残春的花园小径。就是这出岳美缇当时“什么也没看懂”的戏,缠绕了他们漫长的一生。

那是怎样的青春年华!一群如花似玉,玉树临风的靓男倩女。党和政府为了抢救文化遗产,为了昆大班60个孩子的未来,真是殚精竭虑、关怀备至。每次去剧院观摩,这群坐在十三辆三轮车上,浩浩荡荡经过夕阳西下、灯火阑珊的淮海路,引得路人无数艳羡目光的仿佛是捏出来的“粉人儿”,何曾想到过,后来他们为《牡丹亭》和昆曲付出的一生,会经历多少欢欣和坎坷!

张洵澎初次接触《牡丹亭》正是和杜丽娘一般,身在十六岁花季。她一个劲追问沈传芷老师什么是“怀春”。沈老师说就是想念春天。她不满意,就在自己优渥严厉,娇生惯养又略带寂寞压抑的少女生活中,寻找杜丽娘的心迹。一句“好天气”的念白里透露出自己春末夏初推开紧闭窗户,“湿润的春意扑面而来的激动”。她的《牡丹亭》转益多师,得到言慧珠、沈传芷的悉心传教。她的《寻梦》和岳美缇的《拾画叫画》一样,是昆剧舞台上美到极致的化身。一上场,就迷得行家萧丁感到“一阵春风吹拂过柳枝,飘然而过”。蒋星煜评价她“把爱欲升华到了诗情画意的最美境界,让观众如饮清纯甘美的泉水”。一次怀仁堂演出,梅兰芳亲自为她示范杜丽娘的“梅派的眼神”。古有程门立雪,三顾茅庐,今有张洵澎“三立姚门”推陈出新的佳话。为了演好这出《寻梦》,她三次专程南下杭州,寻访“传”字辈名家姚传茗。一次学规矩,二次聊想法,三次汇报自己的修改。她唱的“兀生生燕语明如剪,听呖呖莺声溜得圆”,华丽地展现了“澎”派水磨腔的迷人魅力。同时,她用刀美兰的舞姿、篮球的步伐、武术的力量,既有蓦地里的“怀人幽怨”,更有没乱里的“春情难遣”,释放了杜丽娘内心被礼教压抑却仍奔放的青春气息。如行云流水,光艳照人,让一出“冷戏”有了热度。生活中,杜丽娘也给了她无穷的爱的力量。1977年,在闻讯丈夫优秀篮球运动员蔡国强被“保护”在河北时,她千里辗转北京河北,打扮成北方农妇,坐火车、跳火车,到小县城……前后三月,上演了一出当代杜丽娘“北上救夫”的传奇。几十年中,她和顾兆琳、蔡正仁、岳美缇的柳梦梅“苍苔滑擦,倚逗着断垣低垛”,几度穿行在牡丹亭的逶迤曲径。1997年,将近花甲,她和蔡正仁联袂拍摄了四集昆曲电视剧《牡丹亭》。

一次排练《游园惊梦》,张洵澎扮杜丽娘、梁谷音扮春香,缺个柳梦梅,朱传茗老师临时让岳美缇反串。演出结束,《惊梦》中儒雅倜傥的柳梦梅,得到了梅兰芳、周扬、夏衍、齐燕铭和首都文艺界名人的高度好评。朱传茗老师让岳美缇改行,她想不通,舍不得放弃已经学了四年的旦行,写长信向俞校长诉苦。不期俞校长从北京写来长信又是举例又是说理,反反复复苦口婆心地劝慰她,最后态度坚决地告诉她“我会对你负责到底的!”还在句子下面画了好几个圆圈。命运的棋局就是那样扑朔迷离,岳美缇孤身只影踏上了昆曲“孤独的女小生”的漫漫长路。最令人难忘的是,她和华文漪搭档《牡丹亭》,被俞校长称之为“舞台上最佳伴侣”。举手投足之间,眉目传情。就像柳梦梅和杜丽娘,无论顺境还是逆境,她都牵挂着她心中的“杜丽娘”华君。阳光下,她和她台上台下水乳交融,搭档默契;风雨中,华君迷失方向,她痛心,她安慰;华君远走他乡,她为之肝肠寸断,一颗心随着她奔走天涯。看到华君按她们当年演出的《牡丹亭》版本,在宝岛台湾场场爆满,她高兴自己梦中的杜丽娘又回来了……她的《拾画叫画》是我此生看过的最难以忘怀的一出独角戏。每次演出,她都恍惚看到华君饰演的杜丽娘袅袅婷婷从画中走来……生活中言语不多的岳美缇,为人深情忠厚,完全不输柳梦梅。她,演绝了一众书生一往情深的痴趣和木讷憨厚的傻趣:《跪池》陈季常的惧妻、《琴挑》潘必正的纯真,甚至小人物《受吐》秦钟面对花魁女的忠厚,一个个鲜活得让你动容、信服、开怀。

3

则为你,如花美眷,似水流年,是答儿闲寻遍

蔡正仁是俞振飞先生最得意的弟子。俞老曾亲自撰文,抑扬顿挫地用韵白评价弟子:“蔡正仁一生昆曲,半辈子,情深意切,亲若螟蛉,实为俞门长徒,振兴昆曲之重任,自在你肩上也!”俞老师教他的第一出戏就是《拾画叫画》。在昆大班他学了五六十出传统折子戏,都是学会以后,再由俞老师一出一出地打磨。临川四梦,昆曲就是中国戏曲最美丽的“梦”!何曾想到,就在他们繁花似锦的高光时刻,昆曲却遭遇了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赋断井颓垣”、艺术生涯中断的十年噩梦般的煎熬,以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门庭冷落的孤独苦闷。

我也曾和他们一起目睹过台下观众的寥落,感受过蔡正仁们在台上的失落和寂寞,体会过1998年六本《牡丹亭》夭折的创伤。然而,他们依然“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,生生死死随人愿,便酸酸楚楚无人怨”地追随着昆曲,心念念地追随着俞振飞和传字辈。为了突围,他们上演过《上灵山》,遭到一片责难。我在座谈会上为他们呐喊申诉,有谁能理解戏曲人内心的挣扎?为了走出六本《牡丹亭》的围城,蔡正仁带着上海昆剧团创排了由福建才子王仁杰缩编的三本《牡丹亭》。我受命去杭州请导演郭小男上马。张军、沈昳丽的头本,岳美缇、李雪梅的二本,蔡正仁、张静娴的三本,蔡正仁的戏不算多,但他演出了此时柳梦梅书生的憨和酸,非常出彩。千禧年之夜,作为香港新建葵青剧院的揭幕大戏,三本《牡丹亭》轰动一时。演出当晚,我和全团演员们兴高采烈地登上太平山峰顶,一边吃着哈根达斯冰淇淋,一边俯瞰维多利亚港湾的万家灯火……

2007年,已经70岁的蔡正仁创排四本《长生殿》,一曲十几分钟夜雨闻铃的独唱,深沉的怀念,委婉激越的倾诉,如峰峦迭起,余音绕梁,让全场凝神屏息地迷醉在唐明皇的感情世界而无法自拔,一睹昆曲大官生的巅峰光彩。在昆曲和中国戏曲最艰难的时刻,蔡正仁临危受命出任上海昆剧团团长。十八年的奉献,诚如刘厚生先生所言,“他有热爱昆剧的赤子之心,又有冷静处理工作的公仆之能,是大演员,是好团长”。作为中国昆曲界的代表人物,他参政议政,呼吁昆曲的传承、保护和发展,为中国昆曲开创了有阳光有雨露的生态。

蔡正仁的堂皇大气,岳美缇的纯与痴,张洵澎的媚与美……晚近的他们和昆大班的艺术家们,心里始终牵挂着俞先生和“传”字辈老师的恩德,传承昆曲的血脉,悉心带教学生。他们以自己毕生的心血和艺术,让昆曲风靡了当代年轻人的心。如今,这批国宝级的昆曲表演艺术家的身后,齐刷刷地站起了张军、沈昳丽、谷好好、黎安、吴双、胡刚、余彬、陈莉、罗晨雪、胡维露、赵津羽……一大批中青年艺术家,还有雏鹰展翅的昆五班,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演员……

柳暗花明,桃李芬芳。

六百年昆曲后继有人,正年轻!谨以此文作为蛇年的谢幕词,献给蔡正仁、岳美缇、张洵澎以及所有的昆曲人、戏曲人和读者,祝马年吉祥!



扫码看视频